

梁羽生著

8020
慧劍心魔

(四)

香港 偉青書店 出版



梁羽生

慧劍心魔



(四)

著者：梁 羽 生

出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七集)

第二十五回

英雄肝胆須揮劍

三

兒女柔情合一心

第二十六回

惘惘餘情隨逝水

三一

空空妙手解恩仇

第二十七回

知誰是中流砥柱

五五

問幾時大海澄清

第二十八回

堪嘆世途多勢利

八三

卻傷巨至少親爺



司空猛化解了辛芷姑的險招，吃驚不小，心裏想道：「
賊婆娘號稱無情劍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BWT520/040



第廿五回

英雄肝胆須揮劍 兒女柔情合一心

段克邪安慰周同道：「我的大師兄素來是一諾千金，他答應你要來助陣，那就一定會來的。你們兩幫比武之事，是早在三天之前就約好的了，這消息此刻想必亦已傳遍江南武林，大師兄又不是避世隱居，焉有不知道之理？」

周同說道：「我只怕他們兩位武學大師談論武功，談得入迷，對外間之事，渾如不覺。」

段克邪笑道：「不會的。我的大師兄對談論武功固然是很有興趣，但對打架更有興趣。而且他也說過，他與華老前輩談得盡興，就定必回來。如今他們已同在一起五天，什麼武功還未談完？」

周同笑道：「但願如你所言。」心想：「空空兒即使不能及時趕到，但段克邪夫妻已經回來，還意外的得到辛芷姑與許多少年豪傑助陣，還有宇文虹霓也答應了對付泰洛那幫人，實力也頗不弱了。」不過，他是希望得到空空兒做他最得力的靠山的，此際，

已將面臨決戰，空空兒尙還未見回來，心中總是有點惴惴不安。

三艘大船在晨光熹微之中向那小島進發。展伯承與褚葆齡同在一條船上。這幾日來，褚葆齡總是避免和他見面，際此在這船上，褚葆齡也不願留在艙中參加他們的談話，而是走出艙外，獨倚船舷，看那滔滔的流水。

「不盡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」褚葆齡心傷逝水，目送驚濤，不覺喟然興嘆。她的爺爺一世英雄，如今已是一抔黃土。而這一年來，自己飄泊江湖，却不知流向何方，不也正像這長江的逝水？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換舊人。」不錯，這是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的。老一輩的她爺爺那一輩的英雄消逝了，新一輩的像「小承子」和劉芒這一輩的英雄又逐漸成長了。

想起了「小承子」與劉芒，褚葆齡又不覺心如亂麻。她有與劉芒重逢的機會嗎？重逢之後又能和好如初嗎？「小承子」對她仍似姐姐一般，可是她對「小承子」的感情還能夠像從前一樣嗎？長江水，向東流，她呢，她又流向何方？

褚葆齡正自悵悵惘惘，思如潮湧，忽聽得有人輕輕的一聲咳嗽，回頭一看，却原來是展伯承站在後面，也不知他是什麼時候出來的。

褚葆齡懷疑他是窺破了自己的心事，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小承子，你怎麼不與鐵錚

談話，一個人跑出來了？」

展伯承道：「我有點悶，出來吸口海風。嗯，齡姐，你不也是一個人在這兒嗎？可是想着什麼心事？」

褚葆齡道：「我是想着心事——想着怎樣對付寶元。咱們這邊雖說是有許多能人，但我總不能讓別人爲我的爺爺報仇呀！」固然這也是褚葆齡的一樁心事，但她另外的許多心事，可就要瞞着展伯承了。

展伯承靠近她的身邊，若有所思，沉吟半晌，說道：「齡姐，你還記得最後一次在園中和我練武的事嗎？」

褚葆齡心頭一跳，臉都紅了，說道：「你提這個幹嘛？」原來她就是在那一次的練武當中，向展伯承透露出她與劉芒相戀的心事，並求展伯承幫助她的。同時在那次練武當中，她也隱隱感到展伯承對她的愛意，正是因此，她爲了要澄清她與展伯承之間的關係，這才正式表露她對劉芒的心事的。

展伯承道：「那次咱們練爺爺所教的小擒拿手法，我輸了給你，後來我用五禽掌法，贏回了一招，你可記得？」

褚葆齡道：「記得又怎麼樣？」聲音已是有點不大自然。

展伯承道：「這一年來，我用心解拆爺爺所教的這七十二把小擒拿手法，覺得這七十二把擒拿手法狠辣無比，用之得當，正可以以弱禦強，倘若再配上我的五禽掌法，威力更大。嗯，齡姐，這一年來，我也是時刻想着怎樣爲爺爺報仇之事。讓咱們聯手對付寶元吧，我想到了一招最狠辣的招數，到時咱們給他來個『背腹受敵』，我在前面用這一招拿着他的虎口關節，你在背後一抓就可以抓碎他的琵琶骨，即使不能立即就殺了他，也可以把他的武功廢了。」

褚葆齡這才知道展伯承念念不忘的只是爲她的爺爺報仇，不覺又是感激，又是慚愧，說道：「小承子，寶元的武功非同小可，你那一招也不知能否奏效，即使能夠，但必須欺到他的身前，才能拿他虎口，這個危險太大了，你會有性命之憂的。」

展伯承道：「你的爺爺也是我的爺爺，我寧願粉身碎骨，也要爲爺爺報仇。」

褚葆齡不覺珠淚盈眶，說道：「多謝你，小承子。但我不願你爲我捨命，不如你把這一招教我！讓我與寶元一拼。」

展伯承道：「不，爺爺是咱兩人的爺爺，我可並不是只爲了你呀。對付寶元，一個人是不行的，必須咱們聯手才成。何況雖有危險，也不一定就會喪命。齡姐，今日是個機會，過後就難逢。咱們把這爺爺所教的這七十二把小擒拿手法重溫一遍吧。」

褚葆齡心情激動，此時她那能夠平靜下來與展伯承溫習武功？

褚葆齡與展伯承一同長大，熟悉他的性情，他一旦下了決心要做某件事情之後，那就是至死不移的了。只是有一點她還捉摸不透的是，展伯承是不是如他所說完全是爲了替爺爺報仇，而並沒滲雜有爲她而犧牲的心意？

褚葆齡眼角斜睨，只見展伯承還在一臉誠懇的神情，等着她的回答，褚葆齡強忍着淚，哽咽說道：「爺爺所教的小擒拿手法，我也沒有丟荒，不必再練了。到時，咱們就像從前練習一樣，我會與你配合得好的。」

正說到這兒，鐵錚也已出來尋找他們，笑道：「展大哥，原來你是和褚姑娘躲在這兒。我不打擾你們了。」

展伯承很是不好意思，連忙說道：「我是出來吹吹海風，碰巧齡姐也在這兒，我遂和她計議對付寶元的事情。好，咱們都進去談吧。」

褚葆齡背轉身子抹乾眼淚，說道：「你們先進去，我再次吹一會兒海風。我不慣船中的氣悶。」

鐵錚笑了一笑，展伯承怕他再說出一些令褚葆齡難堪的話來，便趕忙拉着鐵錚回船艙去了。

展鐵二人走後，褚葆齡獨倚船舷，思前想後心中更是不能平靜。她一向以爲自己愛的是劉芒，而也從來沒有懷疑過劉芒對她的愛。但此時却不知不覺的拿劉芒和「小承子」比較起來，「劉芒會不會對我這樣好呢？」

這艘船忽然慢了下來，褚葆齡這才驚覺，抬頭一望，原來已經到了這座荒島了。

周同走在前頭，帶領他這一幫人登陸，只見寶元那邊的人早已在島上等候他們了。島中有一片已經清除了荊棘的平地，想是寶元那些人剛剛開闢出來的。

周同把眼望去，留心觀察，寶元那邊，有沙鐵山、鮑秦那一幫人，有泰洛、丘必大那一幫人，還有卜仇天、帥萬雄等一幫黑道高手。而且最厲害的那兩個對頭人物，雪山老怪門下的大弟子西門旺和他的愛子司空猛也都來了。

寶元哈哈笑道：「周舵主果是信人，如期來了。」

周同拱了拱手，說道：「今日之約，寶舵主你是主人，請你劃出道兒！」

寶元也不客氣，說道：「咱們今日是強存弱亡，除非一方降服，否則就是不死不散。周舵主，你意思怎麼樣？」

周同不堪示弱，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寶舵主怎麼說，我就怎麼辦。總之，是捨命陪君子罷啦！」

寶元縱聲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很好！但咱們兩邊都有助拳的朋友，兩邊朋友之中，或者各有冤仇。他們是要拼生死或者只是要決雌雄，咱們做主人應該隨客人的便。因此我的意思是讓客人們先行動手，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。然後咱們兩幫再決一死戰。」

周同道：「好，一切隨你便。這就是開始吧！」

褚葆齡悄悄拉了展伯承一下，展伯承道：「不必着忙，先讓他們長輩。」

展伯承不願僭越，却想不到對方的人出來，第一個就是指名要向他挑戰。這個人是卜仇天。

卜仇天拔出判官雙筆，朝他廟邊邊一指，朗聲說道：「別人是家醜不外揚，我卻是不怕自揚家醜。我曾在魏博道上裁了一次大大的筋斗，那次我是截劫王家的寶藏，裁在華宗岱之手的。華宗岱今日不在場，但當日押運寶藏的兩個小子可是在場的。這兩個小子就是展伯承和鐵錚，喏，還有華宗岱的女兒也是在場的。我現在就向他們挑戰，不錯，他們份屬小輩，但他們也都是武學名家的子女，我讓他們三人齊上，也不能算是以大欺小了吧？再不然，倘有他們的長輩在場，要代他們出頭的話，我也願意應戰。」

卜仇天在武林中勉強可以擠進一流高手之列，他估計對方只有辛芷姑與段克邪、史若梅三人可以勝得過他，倘若敗在這三人手裏，敗也敗得光榮。同時他也估計到對方的

一流高手不多，必須要騰出人來對付自己這邊的司空猛、西門旺、秦洛等人，未必就會出頭與他對敵。

他猜得不錯，辛芷姑「哼」了一聲，道：「這人不配是我的對手。」段克邪看了那邊的司空猛一下，料想司空猛等會必將向他挑戰，心裏也在躊躇。

卜仇天向他們「三小」挑戰是主，至於說到可以讓他們長輩出頭代替，那只是附帶說說而已，他這樣說話，實是外厲內荏，羣雄心裏都在暗暗好笑。但雖是好笑，也有一點爲他們「三小」担心，正如卜仇天所說：「三小」都是武學名家的子女，若不應戰，則是有辱家聲，若然應戰，功力究竟與卜仇天相差尚遠，以三敵一，也未必可以打個平手。

雖然卜仇天不單單是向展伯承挑戰，但展伯承也列名其內。展伯承是準備了要和褚葆齡聯手鬥一鬥寶元的，豈能小不忍而亂大謀，先和卜仇天作個無謂的消耗。

史若梅見展伯承面有難色，只道他心中懼怕，正要替他們出去，鐵錚已先站了出來。鐵錚和華劍虹是站在一起的，鐵錚跑了出去，華劍虹也追上來。她作了一個手勢，示意叫鐵錚回去，鐵錚却佯作不見，沒有止步。

鐵錚衝着卜仇天冷笑說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，值得我們三人聯手鬥你？我與你一個

對一個，要分勝負，要決死生，都隨你便！」

華劍虹叫道：「不成，不成！」衆人只道她是說鐵錚單打獨鬥不成，那知她跟着却是說道：「這斷是我爹爹手下敗將，我爹爹不在場，他要報仇，當然是該由我替爹爹接下。別人不許和我爭！」羣雄這才知道，華劍虹也是要 and 卜仇天單打獨鬥。

卜仇天是名震江湖的魔頭，在綠林中的地位也不在寶元之下。他氣在心頭，口頭上却必須裝作「不屑」與「小輩」計較的樣子，只是傲然說道：「別說廢話，還有一個，快快出來！」揚起判官筆向展伯承一指。

展伯承道：「過了今日，你再來向我挑戰吧。」他本來的意思乃是爲了今日要對付寶元的，只因未到時候，所以不便說出而已。但他這句說話聽在旁人耳中（包括卜仇天在內），却變成了一句蔑視卜仇天的說話，是說卜仇天與鐵錚或華劍虹單打獨鬥，只怕也未必過得了今日。

鐵錚哈哈笑道：「不錯，你勝得了我，再鬥我的展大哥也還不遲。你以爲你就一定勝得了我麼？」華劍虹道：「不成，這姓卜的是衝着我的爹爹來的，錚哥，你應該讓我先鬥一鬥。我輸了才輪到你。但也不見得我就會輸給他啊！」

段克邪深知鐵錚的性格，鐵錚頗有父風，是個胆大心細的人，他若然沒有幾分把

握，決不敢單獨向卜仇天挑戰。於是作好作壞的出來仲裁道：「卜舵主要以一敵三，那的確是有點不自量力。但卜舵主畢竟也還算得是個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若和初出道的小輩單打獨鬥，也是有點不大公平。這樣吧，錚姪和華姑娘都別爭了，你們兩人聯手，雙方各不吃虧，也算作是給卜舵主幾分面子吧。」

段克邪的一番話，其實是處處貶低了卜仇天的身份。倘若這話換是別人說的，卜仇天非找他晦氣不可，但段克邪是曾經勝過他的，他對段克邪可是連哼也不敢哼。於是這口氣遂都發洩在鐵華二人身上。當下，卜仇天揚起雙筆，冷笑說道：「好，我就先收拾你這兩個小輩，看看是誰不自量力！」筆挾勁風，登時發動攻勢，雙點鐵華二人的期門穴。

鐵錚用個「梅花落地」的身法，身形一矮，倏地一個盤旋，抖起了劍花朵朵，一招之間，連刺對方的七處穴道。這是得自空空兒衣鉢真傳的「袁公劍法」，倘若練到爐火純青之境，可以一招連刺九穴。但鐵錚不過是個十七八歲的少年，能夠一劍刺七穴，也已經大大出人意料之外了。登時場中爆出一陣震耳如雷的彩聲！

但卜仇天畢竟是功夫老練得多，內力也在鐵錚之上，只聽得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小娃兒，你這袁公劍法也算是不錯的了，但要拿來對付我，可還差得遠呢！」說話之間，

左筆一碰，右筆一壓，登時把鐵錚的劍尖撥開，一招「仙姑送子」，左手判官筆一抬，直扎鐵錚的「分水穴」。右手筆則仍然招數不變，指向華劍虹的「期門穴」。

華劍虹冷笑道：「你這雙筆點四穴的功夫，簡直不成氣候，笑話之極！」冷笑聲中，劍尖一顫，橫削過去，劍勢奇幻無方，饒是場中無數劍術名家，竟然看不出她使的是那一路劍法。

卜仇天是箇使判官筆點穴的大行家，心中却暗暗吃驚。原來華劍虹使的並非一般劍法，而是將她父親獨步武林的「雙筆點穴脈」的「驚神筆法」化到劍法來的。

華宗岱號稱「筆掃千軍」，判官筆的功夫普天之下，沒有人比得上他。華劍虹是他唯一的愛女，除了功力限於年紀，造詣尚淺之外，家傳的「驚神筆法」已有了華宗岱的七八成功夫。

卜仇天心中一凜，隨即暗自慶幸，想道：「好在這娃娃兒功力不深，而且她只是用一把劍，也難以發揮驚神筆法的雙筆點穴脈功夫。」

心念未已，鐵錚的長劍劃了一道圓弧，又是一招攻到。這次他們兩人雙劍合璧，劍尖所指，卜仇天的奇經八脈，全都在他們劍勢籠罩之下，卜仇天這一驚才當真是非同小可，再也笑不出來了。